

## 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妓篤故誼

黃沙陳星堂，近從安南歸帆，客囊充溢，蓋居奇所獲，已累數千金矣。陳於歸裝後，朋輩為其洗塵，設花酌矣。座客有勸其挾妓者，陳敘前因曰：「僕嘗於此三出三人，非此無由落魄，然亦非此無從有今日。」眾請其說，陳曰：「話本太長，言之縷縷，恐阻諸君酒興，不如且理觴政，俟酒闌燈燼時細言之，為諸君醒酒。」其後獲聞詳細者，皆歎妓麗春之於陳，實生死而肉骨也。先是陳固千金子，然以漁花柳，沃產悉售於人，遂致孑然一身，幾等於丐。麗春者，前所識之妓也，陳嘗助百數金為其削籍。嗣別數載，杳不相聞，忽見之於新橋市，時陳已落魄如鬼矣。乍睹麗春，訝為面善，而苦無由憶。麗春忽停步詢之，陳驀然心動，始憶為春。春問其近況何如，胡為至此，陳曰：「風流落魄，羞見故人。」春曰：「此非深談地。」乃導至賢思里一室中，陳設頗麗，婢媼參前。蓋春前已從良，夫殂喪，頗有所積，然孤影無依。一遇陳，不覺前情在念。嗣審其流落之故，歎曰：「君癡於情者。然日夕置身愛河中以為事，安得不罹滅頂乎？今日知悔乎？且君向所厚者，曾有能為君地者乎？」陳曰：「此輩身不由己，況亦不足責報。我於前事，視之如水流花謝耳。但今春夢已覺，倘獲立足境，當視此為畏途矣。」春曰：「君能改轍，亦何憂無立足地？」乃露自薦意，擬重尋鬻臂之盟。陳聞之，如從九幽八獄再睹人世，然不敢直應，乃囁嚅曰：「此固三生幸事，但恐為卿辱耳。」

春乃敘前事，言良人已死，歷兩載，不敢妄意從人；君固舊好也，況曾受露覆，今豈容坐視漂溺乎？於是與陳同處，誓以後事。迨審其持重，乃以數百金，使陳從友行賈於安南，茲果發跡。